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輯 (下)

(內部交流)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輯(下)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系
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编

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輯 (下)

吉林师大 历史系編
北京师大

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

1959年10月第一版

開本：1/25 印數：1—2,000

字數：325,000 工本費：1.80元

書号66—2

二、公元前八至六世紀史料选录

(一) 来庫古传* (波卢塔克)

I. 关于立法者来庫古的故事，大概沒有一件可以說是沒有爭論的，因为，的确，对于他的出生、游历、死亡、以及尤为重要的作为一个立法者和政治家所作的事业，都有着不同的記載；而且对于他所生存的时代，历史家之間也很少有一致的意見。有人認為他的得势就在伊菲圖 (Iphitus) 的时代，并且和伊菲圖共同創立了奧林披克的休战 (Olympic truce)。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人，他并提出一个奧林披克的鉄餅为証，在鉄餅的銘刻上还保存着来庫古的名字。^①但是那些依据斯巴达 (Sparta) 王位繼續推算时代的作家，如埃拉托逊尼 (Eratosthenes) 和亚波罗德魯 (Apollodorus) 則証明来庫古比第一届奧林披克运动会还要早很多年。^②据提迈阿斯 (Timaeus) 推测，在不同时代，斯巴达有过两个来庫古，他并認為由于其中一人声望較大，結果两人的功績全被归到他一人身上去了；提迈阿斯又認為两人中的年老一个的时代和荷馬 (Homer) 的时代相去不远，并有人断定他确曾面見過荷馬。色諾芬 (Xenophon) 在自己著作中也提出了一个輕描淡写的印象，他說来庫古生存于赫拉克里德 (Heracleidae) 时代^③。因为就家系而言，斯巴达末季諸王当然也屬於赫拉克里德家族，但是色諾芬所用的赫拉克里德家族的名称，很显然是指在故事中非常

*譯自“波卢塔克列传”，英譯者 Bernadotte Perrin, Loeb本。

①来庫古与伊菲圖 (Iphitus) 的共同奠定或复兴奧林披克运动会是在公元前七七六年，这一年有了第一次优胜者的記錄。参考波桑尼阿 (Pausanias) 第五卷，第四章，第五节；第二十章第一节。在这个节日中中止战斗是全希腊都遵从的。英譯本注。

②公元前七七六至七七三年。英譯本注。

③“拉西第蒙的制度”第十章第八节：“据說来庫古生存于赫拉克里德时代”。英譯本注。

著名的赫拉克里斯 (Heracles) 底最初的和比較直接的后裔的。

不过，这段时间的历史虽然是如此迷乱，但我仍将努力依据那些矛盾最少的作家或在其論及来庫古的著作中有显著証据的作家，来提供我說的故事。例如，詩人西蒙尼德斯 (Simonides) 說，来庫古不是攸諾摩 (Eunomus) 的儿子，他和攸諾摩两人都是普利坦尼斯 (Prytanis) 的儿子：而多数作家都提出一个与此不同的譜系，茲列于下：亚里斯托德摩 (Aristodemus) 生帕罗克里斯，(Procles) 帕罗克里斯生所烏斯 (Sous)，所烏斯生攸利滂 (Eurypon)，攸利滂生普利坦尼斯，普利坦尼斯生攸諾摩，攸諾摩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波利德克特 (Polydectes)，而来庫古則是攸諾摩的第二个妻子狄奧娜莎 (Dionassa) 所生的一个幼子，按照代烏特后达 (Dietychiolas) 的記載，来庫古是帕罗克里斯的六世孙，也就是赫拉克里斯的十一世孙。^①

II. 在来庫古的这些祖先中，所烏斯是最著名的，在他的統治之下，斯巴达人使希洛特 (Helots) 成了他們的奴隶 (Slaves)，又以侵略从亚卡地亚人 (Arcadians) 手中取得了一大块附加的土地。又据說，当所烏斯拔克力托里亚人 (Cleitorians) 包圍在崎嶇无水地方的时候，他同意把他所侵略的土地交还他們，条件是他自己和一切他的人都喝到邻近的泉水。对这个協議宣誓之后，他会集部下，并要把他的王国献給拒絕喝水的人；然而，他們中間已沒有一个人能忍耐得住，他們全都喝了，于是所烏斯本人最后来到水边，他只是用水沾了自己的臉，当敌人还在一边察看的时候，他就以全都没有喝水为借口，于是开走了军队又保存了他的領土。

不过，虽然在这些方面他得到了很大的贊美，但是他的王系却

①从亚里斯托德摩的两个儿子攸利斯遜尼 (Eurysthenes) 和帕罗克里斯开始，斯巴达就有长幼两个王系 (亚基德与攸利滂蒂德 Agids & Eurypontides) 相沿下来；而亚里斯托德摩之父为亚里斯托馬庫 (Aristomachus)，亚里斯托馬庫之父为克里奧帶阿 (Oleodaeus)，克里奧帶阿之父为海魯斯 (Hyllus)，海魯斯之父为赫拉克里斯。見波桑尼阿，卷三，第一至十章；又希罗多德 (Herodotus) 卷七，第二〇四章与卷八第一三一章。英譯本注。

仍不以他来命名，而是由他的儿子攸利滂得名为攸利滂蒂德 (Euryptids)，因为攸利滂似乎是第一个放松过分专制统治的国王，以求得群众的爱戴和声望。但是由于这种松弛的结果，人民变得强悍了，繼位的諸王，有些因为力圖把他們的意向强加于人民而遭到了憎恨，有些則因为他們貪求之心或懦弱无能而降低了地位，因此无法律的混乱状态在斯巴达占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也就是由于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君王，来庫古的父亲还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当他企圖驅散一些騒动者的时候，就被一个屠夫的刀刺死了，王位留給了长子波利德克特。

Ⅲ. 以后不久波利德克特也死去了，于是象一般人所想的那样，王位傳給了来庫古；他在沒有知道他的嫂子怀有身孕以前一直做着国王。当他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他宣布如果她生下的是男孩，那末王位就屬於她的孩子，而他自己仅只作为保护人管理国政。其时拉西第蒙人 (Lacedaemonians) 称沒有父亲的国王的保护人为“普洛的柯” (Prodikoi)。然而不久之后，他的嫂子就秘密地向他提議，打消她的尚未出生的嬰兒，以他做斯巴达国王要和她結婚为条件；他虽憎惡她的品性，但并未拒絕她的提議，而是假作認可和接受它。不过，他告訴她，她不需用藥造成流产，从而伤害到她的健康并危及她的生命，因为他自己將注意到这件事，只要她的孩子一出生，就立即把它抛弃掉。他就用这种方法把他的嫂子拖到了临近生产的时期，当他知道了她正在分娩的时候，他为她的分娩派送了侍从和看护的人，并命令这些人，如果所生是一女孩，就把它交給产妇，但如果所生是一男孩，那就把它送來給他，不管他是正在做什么事。这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当他和主要官吏正在用晚飯时，一个男小孩落生了，他的仆人們立刻把孩子抱來給他。他把孩子抱在手中，象傳到我們耳中那样，他向其同席人說道：“啊！斯巴达的人們，你們的君王降生了；”于是他把孩子安置在王位上，并为之取名叫查里劳 (Charilaus)。意思就是，‘人民的喜悅’，因为所有在場的人都充滿了喜悅，并象他們过去一样贊美着来庫古的高貴精神和不昧大义。所以来庫古总共只做了八个月的国王。但是

他还因其他緣故受到了国人的尊敬，并且由于他的美德而忠心于他又甘愿执行其指示的人，比起那些因为他是王的保护人，同时大权在握而服从他的人是更多的。

然而有一个党派嫉妒他，企圖妨害这么年青的一个人的增长的权威，尤其是母后的亲戚和朋友对他不满，他們認為母后是被他侮辱了。有一次，母后的兄弟李奧倪大（Leonidas）十分粗魯地把来庫古着实地謾罵了一通，并对他說，他很知道来庫古总有一天要做国王，因此增進猜疑并鋪設誣告的道路，如果国王遭遇了任何意外之事，那就是来庫古蓄謀弑君了。母后也把类似的流言傳放出去，由于这种原因，来庫古非常苦恼，同时也憂惧着自己可能遭遇的事。因此，他决定以远游海外来避免疑忌，并在他的侄子成年和生有子嗣可承繼王位以前，一直繼續这种游历。

Ⅲ. 他抱着这个目的启程，首先来到了克里特（Crete）。他在这里研究了政体的各种形式，同时結交了他們的最卓越的人物。对于某些事情，他热烈地贊成，并且采取了他們的某些法律，他要把它們帶回国内而且加以应用；只是对于某些事情，他是表示輕視的。克里特有一个賢明的政治家叫泰勒士（Thales）。来庫古以朋友之情劝他到斯巴达进行一个任务。泰勒士以一个抒情詩人（Lyric poet）的姿态出現，把自己隱蔽在这个技艺之中，但在实际上，他却做了一个最賢能的立法者的事业。因为他的抒情短詩对于服从与和睦有着很多的劝勉，而在詩篇的有节奏的韵律中又弥漫着平靜有序的气氛，因而凡是听到了它的人都不自覺地柔化了他們的性情，以至他們抛弃了流行当时的相互仇恨，并在共同追求高尚和偉大的事物中一起生活。因此，泰勒士多少是来庫古和其教訓在斯巴达的一个先行者。

来庫古从克里特后航到亚細亚，象我們听到的那样，他的目的是要把驕奢淫逸的爱奥尼亚文化和簡朴严肃的克里特文化做一比較，就象一个医生把体弱、多病的身体和健康的身体对比一样；这样他就能研究到他們的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的差异。似乎也就是在爱奥尼亚，来庫古第一次熟悉了荷馬史詩，史詩是保存在克里奧菲

卢 (Creophylus) 的后裔的手中的；当来庫古看到包含在史詩中的政治与紀律的教訓比其中所含欢乐放肆的刺激更值得严肃注視的时候，他就爱衷地抄写和編纂它，以便把它隨身帶回祖国。因为在希腊人 (Greeks) 中，这些史詩已有了些微弱的声望，同时随着史詩偶尔到处傳誦，有些人也掌握了史詩的某些部分，然而来庫古却是第一次使史詩真正聞名于世。

埃及人 (Aegyptians) 認為来庫古也曾拜訪过他們，并热烈地贊揚了他們的军队同其他社会阶级分离的制度，因而把这种制度带到了斯巴达，又由于取消匠人和技工参加政治，他使內政真正的精煉和純淨了。无论如何，这些埃及人的断言是为某些希腊历史学家所証实了。但是关于来庫古也曾訪問利比亚 (Libya) 与伊伯里亚 (Iberia) 的事，以及他曾漫游印度 (India) 并与健姆罗苏菲斯特 (Gymnosophists) ① 会談的事，据我所知，除斯巴达人希帕庫斯 (Hipparchus) 的儿子亚里斯托克拉特 (Aristocrates) 一人而外，沒有人會談到这些。

V. 拉西第蒙人失去了来庫古很感憂伤，并多次請他回来。因为他們感到他們的国王們只是虛有其名位，但各方面都不强于他們的臣民，而来庫古則具有适于領導的天才和使人們追隨他的能力。甚至国王們也不厭惡有他在家，而是希望借他的威望使臣民对自己恭順一些。于是，他便回到有这种意向的人民中来，立即着手改变各事的現存秩序，并着手革新內政。他相信部分的变法将会于事无补，并相信自己必須象医生对一个体弱而百病丛生的病人似的来着手工作；他必須用藥和泻剂为手段消除和改变現时的体質，然后再进以另一种新的攝生之道。他滿怀这种决心，首先启程到德尔斐 (Delphi)，献了祭并請示神諭之后，就帶着那个著名的答示回来了，在这个答示里，派梭 (Pytho) 的女巫称他为“神所爱的，与

①Gymnosophist 是希腊人对古印度一派哲学家的称謂，按希腊文 Cymno 意为裸体，Sophist 意为哲学家，所以意思就是“裸体的哲学家”。因为这一派哲学家們不穿衣服，不食肉，专事冥想。中譯者注。

其說是人毋寧說是神”，又說神已允許他乞求的美好的法律，并保證他有一个將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法律。

他得到这种鼓励之后，就設法把斯巴达主要人物引向自己一边，劝他們和他一起工作，首先他向自己的朋友秘密地解釋了自己的計劃、漸次約定更多的人，联合他們試圖工作。到了起事的时间，他命令三十个主要人物在破曉时武装进入市場，以便在反对派中引起惊慌和恐怖。三十人中的二十个最卓越者的名字已有赫尔密浦斯（Hermippus）的記載；可是在来庫古的全部事业中有着最大貢獻并和来庫古合作制定法律的是一个名叫亚尔斯 米亚 德（Arthmiadas）的人。暴动开始了，查理劳王害怕整个事件就是一个反对他的阴谋，于是就逃往銅宮（Brazen House）^① 避难；但他不久就深信他錯了，在得到暴动者发誓保証他的安全之后，就离开了避难所，自己也参加了他們的事业；由于他的性情的确过于温和和柔順，甚至据說他的同僚国王亚尔齐劳（Archelaus）也对那些贊美这位青年国王的人說：“查理劳甚至对坏人也不严酷，还要怎样才能是一个好人呢？”

在来庫古的很多革新之中，最先也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一个元老院，亦即長老會議（Council of Elders），正如柏拉圖（Plato）所說那样^②，由于它和“害了热病的”国王政府的配合，由于它在重大事件上和国王有平等投票权，于是它使国事的会商得到安稳和适度。因为在此以前，內政是搖擺不定的，一时随着国王傾向于暴君政治，一时則又随着群众傾向于民主政治；可是現在，由于把元老院的权力造成了国家这只大船的一种压艙物并把它放在坚固的船上，国政就获得了最安全和最有秩序的处理，因为当問題是在于阻止民主政治的时候，二十八个元老就总是站在国王一边，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总是加强人民反对暴君政治的侵犯。元老之数規定为二十八人，按照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說法是，因为来庫古原先

①一个雅典娜（Athena）的神庙，英譯本注。

②見“法律”，第691頁e。英譯本注。

三十盟友中的兩人由於缺乏勇氣而放棄事業不干了。但是斯德魯(Sphaerus)說二十八本來就是來庫古所信任的那些人的數字。可能這個由七乘四構成的數字，有些什麼魔力，而等於自己各因數的和，這個數字又是六以後的第一個完數。根據我自己的意見，來庫古提出的元老正是二十八個，為了在兩個國王加入二十八人之中以後，總數可成三十人。

VI. 來庫古對於創建這個政治體制是很熱衷的，結果他從德爾斐得到了一個人們稱之為“瑞特拉”(Rhetra)的關於這方面的神諭。神諭這樣的指示着：當你已經給宙斯(Zeus Syllanius)和雅典娜(Athena Syllania)建築了神廟，把人民分為‘斐勒’(Phylai)又分為奧伯(Obai)，再建立了一個三十人的元老院，其中包括有‘亞爾查格泰’(Archagetai)，你就要時常‘亞帕拉進’(Apellazein)于巴比卡(Babyca)和克納西昂(Cnacion)之間^①，就在那里提出和廢止議案；可是人民必須有表決權和權力。”在這些條文之中，“斐勒”和“奧伯”是指人民的劃分和歸屬於氏族和胞族，或者兄弟集團；“亞爾查格泰”指的是國王，“亞帕拉進”的意思就是會集人民，這都是參詳派梭的神明政體的根源和創作者亞波羅(Apollo)的話得來的。巴比卡現在被稱為后馬魯(Cheimarrus)，克納西昂則被稱為奧奴斯(Oenus)；但是亞里斯多德認為克納西昂是一條河，而巴比卡是一座橋。他們就在巴比卡和克納西昂之間開會，既沒有會議廳也沒有任何可供開會的其他建築物。因為來庫古認為建築之類的東西對好的會議不能有所促進，反而有所妨礙，因為當人們注視到雕刻繪畫、或者布景裝璜、或者會議廳的過度修飾的屋頂的時候，會議的嚴肅宗旨就會因無益的想念而變成愚蠢和無用。在群眾這樣被召集開會的時候，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提案，只有元老和國王的提案提出時，他們能夠可決或否決它。不過以後當人民以增加和減少字句來顛倒歪曲那些提出在他們面前的提案意義的時候，波利多努(Polydorus)和狄奧滂普(Theopompus)

^①Babyca 和 Onacion 可能是攸洛它河的小支流名稱。英譯英注。

两个国王就在“瑞特拉”中加入一项：“如果人民要采用一个歪曲的提案，元老和国王有权宣布休会”。这就是說，他們将不批准表决，而立即解散會議，理由是顛倒和改变提案違反了国家最高的利益。而且他們也果然能使閭城都相信，神批准了瑞特拉中的这个附加条文。这正如提尔泰（Tyrtaeus）在下列詩句中提示我們的那样：

“他們从派梭（Pytho）帶來了弗布亚波罗（Phoebus Apollo）的敕令，

敕令傳布着神的旨意，神的話是一定要應驗的：

會議的支配权和无上的光榮是屬於君王們的，

可愛的斯巴达城已經安置在他們的照顧之下；

次于君王的就是元老，再次就是人民中的男人

以表决应时地認可未被敗坏的法令”。

Ⅶ. 虽然来庫古这样地調和了他的国政，但国家中的寡头因素仍是卓然有力地存在着，正如柏拉圖所說的那样^①，来庫古的繼承者們見到这种因素的“高漲和橫溢”于是“給它加上了似乎是一个馬勒，那就是監察官（Ephors）的权力。”第一任監察官伊拉圖（Elatus）和其同僚們的任命大約是在来庫古逝世一百三十年后，狄奧滂普統治时代。据說，这位国王受了妻子的譴責，因为当他把王权傳給儿子时，王权已沒有他接受时那样大了；可是他回答說：“不是，是更大了，因为它更要持久了。”确实，由于放弃了过分的权利，使其本身不受妒恨，王权在斯巴达就逃脫了它的危难，因此斯巴达的国王沒有經歷过象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和亚哥斯人（Argives）所加于他們国王的那种命运，那些国王完全不願讓步或者減輕自己的权力以利于人民。当我们对比一下斯巴达的亲族和邻人——美塞尼亚（Messenia）和亚哥斯（Argos）的人民和国王紛爭失政的时候，来庫古的睿智和远見就很清楚地显示出来了。最初，他們和斯巴达人是平等的，在土地的分配上甚至他們还被認為

①見“法律”第六九二頁a。英譯本注。

比斯巴达要富一些，可是他們的好景不长，只是由于国王的气質驕橫和人民的缺乏理性，他們建立的制度就被打乱了，他們的事說明了斯巴达人是因为有人为他們調和整頓了內政而享受着确实神聖的幸福。虽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VIII. 来庫古的第二个也是一个十分果敢的政策就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因为在这方面存在着可怕的不平等，貧穷无靠的人們沉重地担負在城邦的身上，而財富則完全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因此，他决定消除驕橫，妒嫉、罪恶、奢侈、以及那些更要深沉和苦痛的国家的弊害、貧穷和財富，于是說服国人把他們所有的土地放在一块，然后重新分配，他劝人們彼此在生活手段完全一致和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生活，卓越出众只有德行，于是他保証了在人与人之间沒有别的差异和不平等，不同的只是建立在对卑賤行为的譴責和对善良行为的贊美上。

說到那里，做到那里，他把其余的拉哥尼亚 (Laconia) 的土地划为三万份分給了“庇里阿西” (Perioeci) 或自由的乡下人，把属于斯巴达城的土地划成九千份分給同样数目的純粹斯巴达人。但是有些人說来庫古只給斯巴达人分了六千份土地，其余三千份是以后波利多努 (Polydorus) 加上的；又有一些人还說，在九千份中，来庫古分的只有一半，波利多努加了一半。每份土地的大小是每年足能为一个男子生产七十蒲式尔的大麦，为其妻生产十二蒲式尔大麦^①，还有适当数額的酒和油。在来庫古看来，这样大小的份地对人們是足够的，因为他們需要的就是足以促进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食物，而不需要别的什么。据說以后来庫古有一次旅行归来，經過剛收成完的土地，看到了谷堆都各各平排而相等地矗立着，于是他微笑了，并向其身旁人說：“看起来全拉哥尼亚就象是个兄弟間新分了田产的家庭一样。”

IX. 其次，为了消除一切不均和不平等的痕迹，他企圖把人們

^①据G. Glotz, *Ancient Greece at Work* New York, 1926. 91頁应作70麦斗 (medimni) 与12麦斗。中譯者注。

的动产也給分了；而当他看到了直接从他們那里拿出，他們会不能忍受的时候，于是他采取了另一条道路，用政治策略来克服他們的貪婪。首先，他取消了金和銀的貨幣的流通，并規定只用鉄錢。于是他使这种重量和块头都很大的錢只有很少的价值，以致于十明那（mina）的价值^①就需要一間大儲藏室来收藏，两头牛来运输了。当这种錢币获得流行的时候，很多种不义罪恶都从拉西第蒙驅除了。因为对于这种錢，还有誰来偷它、或者当賄賂接受它、或者搶劫它，或者掠奪它呢？它既不好收藏，又不能滿意地占有，加之，甚至还不能打碎做其他用处，因为如我們所聞，紅热的鉄是用醋浸过的，使它失掉淬硬，一当它已变脆而不堪工作时，它对任何其他使用都沒有价值了。

其次，他排斥了不必需的和多余的工艺。甚至沒有这种排斥，这些工艺大多数也会随着旧的貨幣而离去的，因为它们产品的銷路已經絕了。鉄錢是不能帶到希腊其他地方去的，在那些地方它也沒有任何价值，可是却会被取笑。因此，購買任何外来商品或骨董是不可能的；沒有航海商人帶着貨物来到斯巴达的港口；沒有修辞学教师涉足于拉哥尼亚的土地；流浪預言者、娼妓老板、金匠或銀匠都不来了，因为这里是沒有錢的。刺殺和支持奢侈的因素既被逐漸剝奪，奢侈本身也就死亡了，家拥鉅資的人們也不能胜过貧穷人，因为他們的財產找不到公开的出路，只有貯藏在家毫无用場。于是发生了这样的事，那种通常和必需家具如床、椅子和桌子的制造上，他們是非常出色的，同时拉西第蒙的“科松”（Kothon）也就是飲水杯，因其适用而在現役兵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正如克里提亚（Critias）告訴我們的那样。因为杯子的顏色遮盖了令人厭惡的那种水的外表，而这种水是他們有时不得不喝的；同时它的弯曲的边緣卡住了泥污而把沉渣保存在內，因此只有比較清潔的部分达到飲者口內。这一切他們都得感謝来庫古；因为他們的匠人如今已从无用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把他們的技术上的美点施展在經常必需

①十明那价值約相当于四十英磅或二百美元。英譯本注。

用的东西上了。

X. 为了要更甚地打击奢侈和消弭对于财富的渴望，来庫古提出了他的第三个和最精巧的政策，就是公共会食的制度。因此人們可以在一起共同进食，食用共同的和特定的食物，不再在家吃飯。过去在家是倚着华貴的躺椅，据着华貴的桌席，把自己交于仆役厨工之手，象貪食的牲畜一样暗暗地被养肥着，这不仅敗坏着自己的性格，而且也敗坏着身体，因为他們已陷自己于諸种欲望和一切貪饒之中，要求长时间的睡眠、热水沐浴、充分的休息、并且好象还需要每天都有人来看护和照顧。創立会食制确实已經是一个偉大的成就了，但是由于这种会餐和飲食的簡單，还有更偉大的成就，正象狄奥夫拉斯圖（Theophrastus）所說的那樣，是使财富成了“一个无欲求的东西”，甚至成了“非财富。”^① 因为当富人和穷人一样去用同一的膳食时；他是既不能使用、又不能享受、甚至也不能欣賞或夸示自己的丰富的财产的；因此，在太阳普照之下的所有城市中，只有在斯巴达，人們才能获得那种四方聞名的毫无生气靜止地躺着象一張画似的普魯圖（Plutus）^② 瞎子的景象，富人甚至也不能先在家进餐，后再飽腹地去到公共食堂，因为其余的人都在留意着沒有和他們一样的吃喝的人，并且把他責罵为弱者，一个对于公共食物缺乏丈夫气的人。

XI. 因此，尤其是由于最后这一政策的出現，有錢的公民都被激怒而反对来庫古了，他們联合起来反对他，以憤怒的呼叫声当众譴責他；最后很多人又向他投石块，以致他不得不从市場逃出。他成功地在別人下手捉他之前到达避难所；但是一个名叫亚尔康德（Alcander）的青年紧迫着他，除了暴躁和易激动外，这个青年在其他方面还不是秉賦低劣的，当他回头看时，亚尔康德就用杖击中了，并且把他的一只眼睛打了出来。然而，于由這場灾禍，来庫古决不再退讓下去，他轉而迎向国人，并向他們显示自己血污的臉

①參閱“道德”，第五二七頁b。英譯本注。

②普魯圖即希臘傳說中之財神。这里意味着財神在斯巴达无威灵可显。
中譯者注。

和坏了的眼睛。当他们一見之后，于是心中充滿了慚愧和悲哀，以致他們把亚尔康德交在他的手里，并以同情的义憤把他送回家去。来庫古对他們的响导盛贊一番之后，就遣散了他們，只是把亚尔康德留在屋里和自己在一起，他对这个青年并没有給予言語或行为的伤害，只是在遣去了他平常的仆人和侍从以后，就吩咐他伺候他的需要。这个秉性高尚的青年不出一言地按照来庫古的吩咐行事，就这样地厮守着来庫古和分享着他的日常生活，他终于了解了来庫古为人的高尚，精神的安詳，习惯的艰苦朴素以及他的不倦的勤勉。于是他变成了来庫古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并且經常告訴他的亲友，来庫古不是如他过去想象的那样的粗卤而一意孤行的人，而是他們当中最和善、最文雅的人。因此，对这个青年人的責罰和对他的处分就是这样，就是要变一个粗野暴烈的青年为一个最有礼而謹慎的人。再者，来庫古为紀念自己的不幸，为雅典娜神建了一座名叫奥普提力特（Optilitis）的神庙，而奥普提力特是从“奥普提魯斯”（Optilus）这个詞来的，“奥普提魯斯”在当地多利安話中意思就是眼睛。不过，有些作家認為，来庫古虽被击中眼睛，但是他的那只眼睛并没有瞎，他給女神建庙只是作为眼睛治好了的謝恩的献礼；帶奧斯科里德（Dioscorides）就是这些作家之一，他曾写了一篇关于斯巴达內政的文章。不管怎样，在这次不幸的意外之后，斯巴达携杖入会的习惯也弃絕了。

XII. 至于公共会食，克里特人（Cretans）称之为“安得列亚”（Andreia），而拉西第蒙人則称之为“菲狄提亚”（Phiditia），可能是因为会餐能助成友誼和友情，“菲狄提亚”等同于“菲力提亚”（Philitia）^①；也可能是因为会餐能使人民习惯于朴素和俭約，因为在他們的話中节俭就叫“菲独”（Pheidō）。但是也十分可能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样，“菲狄提亚”一詞的第一字母是附加的，“菲狄提亚”就出自“伊狄提亚”（Editia），而“伊狄提亚”不过是指膳食和“吃”而已。他們的聚会，以十五人左右为一伙，每

• ①菲力提亚（Philitia）的意思就是爱的宴会。中譯者注。

月每个餐友捐出一蒲式尔面粉，八加侖酒，五磅干酪和二磅半无花果^①，以及很少量的錢以供买点肉魚之类的佳味。除此以外，任何一个人不論在什么时候以初得的收获物祭神，或者打猎帶回了猎获物，他都得送一份給他所参加的食堂。因为不論什么时候任何人只要是被祭祀或打猎耽擱了，他是允許在家吃飯的，而其余的人都要会食。在很长时期中，这种在公共会食堂用飯的习惯一直是被严格地遵守着的。例如，当亚基斯（Agis）王在一次远征雅典人胜利归来的时候，他希望在家和妻子一起吃一餐飯，而去取自己的一份粮食，軍法官^②拒絕把粮食送給他；到第二天他因憤怒而忽略了慣例的祭祀的时候，他們又科了他一笔罰金。

男孩子們也习常到这些公共食堂里来，就好象是进了庄重的学校似的；他們在那里听取政治辯論并观摩富有教养的有益的典型。他們自己在那里也漸漸习惯于并非粗鄙的游戏和玩笑，也能忍受戏謔而毫无不快之感。对于戏謔的忍耐，的确似乎是斯巴达人特有的特性；但是如果某人不能忍受別人开的玩笑，他只須提出請求，玩笑就会停止的。当每人走进食堂的时候，同伙中最年长的一人指着門向他說：“不許有一句話經過此門傳播出去。”又据說，一个公共会食的成員的候补者須得經過下述的严格审定。每一个餐友手中都拿着一个軟面团，而当一个仆人头上頂着一个碗前来的时候，他們就默默地把面团象投票一样地投下碗去，如果認可候选者，就把面团原封不动地丢下去，但是如不認可他，那就首先把它在自己手中紧压一下。因为面团的变扁就有一張打了洞的选票，即被否决的效力。同时，如果有一片这样的面团在碗中发现，候选者就不准許加入会食，因為他們希望所有成員都是意气相投的。这样被否决了的候选者，就称为被“卡的什”（Caddish）了的人，因为人們投

①据G. Glötz Ancient Greece at Work. 90頁，应作1麦斗（2蒲式尔）面，8Choes（8加侖）酒，5Minas（6³/₄磅）干酪，2¹/₂Minas（3³/₈磅）无花果。中譯者。

②在斯巴达，軍事將領們在国王統率之下。英譯本注。

面团的碗的名称就叫“卡的楚斯”(Caddichus)①。在他们的食品之中，黑肉湯得到了很高的估价，因此老年人甚至一块肉也不要，而把它留给青年人吃，他们自己只是倒些湯来佐餐而已。据说有一个本都(Pontus)的国王为了要获得这种湯而真的买来一个斯巴达的厨工，可是当他尝到了它以后，就不喜爱它了；于是厨工說道：“大王啊！领略这个湯的人，首先得要在攸洛它河(Eurotas)里洗过澡哩！”斯巴达人在适当地喝了些湯以后，就都不帶火把回住所去；因为他们不許帶着灯火走路，在这种場合或任何其他場合都不允許，为了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在夜的黑暗里勇敢无畏地行进。关于他們的公共会食的情况就是这些。

X III. 来庫古的法律沒有一条是成文的，的确有一条所謂“瑞特拉”(Rhetra)禁止成文法律。因为他認為，如果促成城市的繁荣和美德的那些最重要而有約束力的原則已被注入人民的习惯和訓練之中，那末它們将确定不移地存留下去，因为在教育傳授給青年的确定目的中；这些原則比强迫还更富于束縛性，教育对他们每个人都是执行着立法者的职务的。至于細小的事，如商业契約，以及需要时时改变的事件，在他看来，最好是不要用明文的强制或固定的习惯来困累它們，而是讓它們在必要时得到某种修正，如象受过教育的人們所决定的那样。他的确要使教育完完全全起到立法的作用。

因此象我已經說过的那样，他的一个瑞特拉就是禁止使用成文法律的。而另一个就是直接反对奢侈的，它規定任何房屋都只能有用斧做成的屋頂，用鋸子做成的門，而不能用其他工具。因为在以后的时期，据说伊巴密濃达(Epaminondas)曾在他的座席上說，这样的膳食和不义的行为是不能并存的，而来庫古則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房屋和奢侈浪費也是不能并存的。任何人也不会

① “卡的楚斯”(Caddichus)或作“卡多斯”(Caddos)，希腊原文的動詞(即指“卡的什”Caddish——中譯者)就是从它变来的。英譯本注。